

小說 佳作 高于婷

個人簡介：臺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碩士班二年級

1997，新北，北教大台文所在學。曾獲中興湖文學獎，新北市文學獎等。
入選九歌 109 年度小說選。

〈一天〉

醒來時，陽光正好透過窗簾的縫隙壓在臉上。她輕手輕腳的下床，將左邊那片窗簾布往右拉了些，再把冷氣調高兩度，穿著拖鞋繞過床的另一邊，用極緩的動作轉動喇叭鎖門把再關上。

不想吵醒左側熟睡的人，所以即使兩人的房間有浴廁設備，她仍會選擇使用小公寓原本設計在房間通往客廳走道旁的廁所。當初買下這間房子的時候，她們便是看中這種兩房一廳兩衛的設計。

冰涼的水溫讓她澈底清醒，一邊往臉上擦化妝水，她想起還在熟睡的那人總愛虧她，怎麼一把年紀還堅持往臉上跟身上抹瓶瓶罐罐的，她也都不厭其煩地重複自己對保養的堅持，這可是讓鏡中這張剛跨過六十歲不久的臉沒有太多鬆垮和細紋的原因。

等在浴室外的貓蹭了一下她的腳踝，慢條斯理地往廚房的方向去，她把過胸長髮束成低馬尾，跟著鈴鐺聲走。貓乖巧的捲起尾巴坐在碗前，她開了一個罐頭、加點水，在貓吧唧吧唧的進食聲中從冰箱拿出昨晚蒸好的飯與細碎的蔬菜，打開瓦斯爐後把東西通通加進放了熱水的鍋子裡。

「吃慢一點！」把飼料碗移開，用手指輕點貓的鼻頭，「吃這麼快等等又要全吐出來了！」

她盯著貓進食，爐上鍋子裡的米飯吸收了水分慢慢變軟、再變黏稠，她又加了些水，打了顆蛋在鍋中攪拌成蛋花，接著轉身拉開身後裝滿餐具的白色系統櫃抽屜，拿出裡面唯一一包白色粉末的藥包。

將袋內上方的藥粉抖落，她撕開其中一角，將粉末倒進已經成粥狀的鍋子裡。廚房內掛著的電子鐘正好跳成九點整，以前這個時間她都還在睡夢中，或是被端進房間的吐司香味叫醒。

有人說養成一個習慣只要二十一天，她的確已經會在早晨自動醒來、成為更常使用廚房的人，也記清了垃圾車每晚七點會經過巷口，只是好像一直還沒習慣李薔越來越消瘦的臉龐。

那天跟今天一樣，是她先起床。平時都是李薔先醒，到隔壁的早餐店買了兩人都喜歡的鮭魚蛋餅與奶茶，接著代替鬧鐘負責叫她起床的工作。雖然她幾乎沒有比李薔先醒過來的時候，但對方的確該多睡一點，因此她打算難得地擔任買早餐的工作。

早餐店一直都沒有變過，只是過了三十多年，從沒換過的招牌也佈滿日曬及與水的痕跡。點了蛋餅跟奶茶，老闆找錢時又打趣的問說她怎麼跟三十年前差不多，她與對方寒暄幾句，趁著太陽還沒完全吃下街道殘存的陰影回家。

拎著早餐直接往房間走，她打算像李薔平常那樣讓兩人一起在房間裡吃早餐，但打開門卻看見李薔坐在磁磚地上，臉抵著牆，血覆蓋大半張臉沿著下巴往地上滴。

她忘記自己是怎麼避開李薔額頭的傷口擦拭血跡，再撐著說腳沒有力氣站的李薔，開車衝到最近的醫院包紮。直到現在她都還不敢完整回憶那天的經過，光是要想像有多大力道才會讓牆角在額頭上撞出流滿整臉的血，她就得花更多力氣讓腦袋放空，避免被那些關於痛覺的畫面佔據。

她問醫生李薔怎麼了，醫生只是淡淡回說是退化。

ㄊㄨㄞˋ ㄩㄥˋ。她一時間很難將這兩個字塑出形狀與李薔連在一起，醫生沒看出她突然楞神，繼續看著電腦螢幕解釋，說畢竟都要八十歲年紀也大了，會開一點藥，請她等等拿了單子去櫃檯等叫號。是讓她能有力氣走的藥嗎？她問，但醫生搖頭說，退化沒辦法治啊，只能那樣，藥是給額頭上傷口的消炎止痛藥，還有一些助眠用的。

李薔沉默的坐在輪椅上，紗布裹住整個額頭，被流海覆蓋住。她不知道李薔聽進去多少，但總覺得自己一個字也沒聽懂，醫生的那些話只是原封不動地被丟進耳中擺著。

傷口有變嚴重的話再來回診。醫生這樣告知後就請她推著李薔出診間，她從護理師手中接過單子、領藥、還了輪椅後開車載著李薔回家。從那天開始她就成了每天早上要負責起床的人，只是起床後再也不是去隔壁的早餐店，而是進廚房煮一鍋黏呼呼的粥，再把藥粉加在裡面，避免要跟討厭吃藥的李薔鬥智鬥勇。

李薔的退化比她想像中還快，先是因為雙腳沒有力氣而難以下床走動，所以大部分時間都待在床上；吃東西時要特別花力氣吞嚥，她怕李薔哽住，便開始煮粥，一口一口餵給對方。唯一值得慶幸的或許是自我意識與認知到目前都清楚，只是睡眠時間變多了，她仍在對方醒著的時候跟她說話、偶爾一起到樓下的街道散步，不同的只是李薔越來越容易疲憊，以及得用輪椅代步而已。

粥煮好了。她用大臉盆裝了冷水，將鍋子放進去讓溫度降得快一些，接著才開始準備自己的早餐。從冷凍庫拿兩片吐司塞進吐司機、舀兩匙咖啡豆到咖啡機後按下開關，磨豆的轟隆聲填滿整間廚房，貓舔舔嘴角去了客廳，她輕靠著系統櫃發呆。

當初選購家具時，李薔是反對白色家具的，理由是容易髒，是她半撒嬌半任性的說一直想要有一個白色系的廚房對方才妥協。她知道自己很狡猾，也相信李薔知道，但總是一再包容自己。

叮——。兩片吐司同時彈出，她拎著邊角放在盤子裡，倒了杯煮好的咖啡後直接站著吃早餐。已經有一段時間沒去早餐店，但李薔一個人在家她不放心的，又希望對方早上能多睡些，才逐漸把自己早餐的菜單改成現在這樣。

喝完最後一口咖啡，她把鍋子從臉盆裡拿出，裝滿一個跟她手掌差不多大的碗。陽光變得更強，她經過客廳時看見大面積的磁磚地鋪滿金黃色，貓窩在

矮沙發上蜷成一團睡覺。

以前有陽光的時候貓通常都睡在陽台的小床，但這幾年年紀大了之後沒辦法再輕鬆地跳上位置較高的窩，自從某次一躍撲空後，即使她放了方便沿著走的椅子，貓像是拒絕面對無法再輕鬆跳躍的事實，沒有再窩在陽台過。

或許之後也得要找個時間帶貓再去做健康檢查了，她邊想邊走進房間，發現人已經醒了。把碗放到床邊的矮櫃，扶著李薔坐起，隨手拿起自己的枕頭墊在對方背後，再走進房間的浴廁用溫水沾溼毛巾給對李薔擦臉，花了快半小時做完早晨的身體清潔。

「早安。」結束後她用唇貼著李薔的耳朵說。

「早。」李薔回道，聲音少了力道顯得很輕，「我還不太餓——」

「不行！」她打斷對方，一邊打開電視轉到動物星球頻道，節目正在介紹非洲大草原上的動物，一隻瞪羚被獅子咬住頸部窒息，旁邊一邊在獅子撕開鄧鈴的腹部時，一邊解說因為這隻瞪羚的年紀大腿又受過傷的緣故。她轉台，繼續哄道：「不餓也要吃一點，妳不可以因為不餓就一直不吃東西吧？」

或許因為活動量大幅下降，連帶著胃口變差、又吞不太下一般的食物，李薔逐漸對進食這件事失去興趣，總要她哄著才願意吃個幾口。

「我們約好至少要吃完一碗的，對吧？」她坐在靠近李薔那側的床邊，用湯匙舀起一小口粥餵到李薔嘴邊，「這個碗能裝的量已經很少了。」

李薔望了她一會才開口：「我努力，但我今天真的吃不下太多。」

最後粥只被喝掉了小半碗，但因為李薔看上去真的再喝一口就會全吐出來，只好作罷。等到洗了碗把那鍋已經放涼的粥放進冰箱後，發現李薔又睡著了，關掉電視，她小心的讓李薔平躺，關了燈後就坐在床邊看，順手將李薔臉頰上的頭髮撥至耳後。

從她最開始認識李薔，對方似乎就一直是留著不超過下巴長度的髮型。

那年她大學剛畢業，進了一家公司當行政，公司規模小，人不多，工作量又多，加班也是常態。李薔是負責帶她的上司，最初知道帶她的人是李薔後，鄰桌比她早進來半年的同事還拍了她的肩膀，說李薔在公司很多年，帶人出了名的嚴格，要她自己保重。

李薔的確是給人那樣的印象，切齊下巴的短髮配上白襯衫與灰長褲，還有在地面敲出響亮聲音的黑色跟鞋，鼻子很挺，細長的眼眯起就讓人有種在打量自己過失的錯覺。

「林明潔！」她總記得李薔帶自己的時候最常這樣大喊，通常又是她忽略了某個細節，或弄錯了幾個項目。剛開始這讓她備感壓力，覺得自己在李薔心中會不會只是個沒用的新進人員，後來才發現李薔有自己極快的做事步調，心急起來就會習慣性的大喊找人。她也看見李薔的效率與處理能力，還有其他更多東西，像是每次加班到她以為公司只剩下自己時，李薔就會拿著飯糰或便利商店的微波便當走進辦公室，順口念她幾句不要為了趕進度就不吃東西。

她看見李薔的好，也知道或許只有自己看見，但一直等到她成為負責帶新

人的位置後，才和李薔告白。那個當下她完全不敢看對方的臉，低著頭講了一連串現在早就忘光的話後，一邊忍受對面的沉默，一邊感覺自己的臉部溫度在飛快飆升。

時間長到她覺得該開口說點什麼化解尷尬時，李薔輕輕的笑聲從頭頂傳來，她還記得李薔當時說的第一句不是直面肯定也不是否定，而是「我教妳的都忘記了？現在不是在帶新人？」

她楞著抬起頭，然後李薔用雙手捧住她的臉：「說話的時候眼睛要看對方才禮貌。」

在一起後的生活沒有太大變化，她們沒有在公司內公開，但一直都很穩定。從同居到一起買了房子、養了貓，再到先後退休，真要回想起來她覺得其實沒什麼好說的。不是沒有任何特別回憶，而是這麼多年來已經習慣幸福的日子一再重複。

她的確是太晚才意識到李薔老了，在摔倒之前一直都沒有太多感覺，以為會一直過著相同的生活。一條一條數過李薔臉上的皺紋，她看著每條紋路深淺不一的鑿在那張臉上，磨掉了昔日散發出的那種俐落感。額頭上的紗布早就已經拆掉，卻還有一片青紫交錯的痕跡，如果她是李薔的身體，大概也會很煩惱到底要把不多的養分先供給肉體，還是修復額上的瘀青。

李薔的手往旁邊挪了挪，半截手掌懸在床沿，她輕輕圈起，將手臂擺至身側。那重量不管幾次都令她心驚，彷彿中空的骨骼只裹著一層表皮。

她不敢盯著李薔太久，起身離開房間。

整個下午她都在打掃家裡，每隔一段時間進房間看一下李薔的狀況。她把那些已經擦不起灰塵的地方都再拭過一遍，還久違的幫貓洗了澡，貓在被吹風機烘乾後不滿了咪嗚幾聲，跳上矮沙發舔起身上白皙的毛。以前洗澡她總要與家裡的貓大戰一番，剛開始還總讓貓逃離浴室，都是李薔捏著後頸把貓拎回來，和她一起手忙腳亂的把彼此身上也弄得一身泡泡。

現在她很少放貓進房間，主要是因為李薔，貓也很直接地把客廳視為自己的地盤。

五點了，她走進房間喊李薔，現在是她們一起散步的時間。加了件外套後彎下身把人半摟抱上輪椅，她儘量忽略這項動作變得越來越不費力。

「晚餐可以吃書店對面那間鍋貼店嗎？」李薔問，眯起眼睛讓她幫忙整理頭髮。

她的手停了一下，很快又繼續動作：「妳能吃得下了？」

「吃不下。」李薔搖頭，「但我想看妳吃，我們好久沒去那間鍋貼店了。」

「好，但我答應妳吃，妳也要吃東西給我看。」

「是這樣交換條件的嗎？」李薔笑了笑。

「我很認真。」

「好好好，我真的會努力。」

她打開門，準備推李薔出門，李薔出聲喊住了她：「妳忘了戒指。」

李薔有些吃力的微舉起左手，無名指上有一枚閃著光芒的銀色戒指，上面鑲著一點小粉鑽。那是她們在一起第五年時李薔送她的禮物，兩人從那時候開始就一直都戴在手上。

「啊，下午幫毛里洗澡的時候先拿下來了。」她翻了翻牛仔褲口袋，掏出戒指戴上。

經過客廳時貓離開沙發坐在輪椅邊，李薔伸手輕撫過貓的頭頂，「毛里，今天過得好嗎？」貓叫了一聲，回蹭了幾下李薔的手心後又跳回沙發。

貓雖然也對自己很友善，但她一直覺得其實對李薔的親暱更多一些，十多年前李薔在路邊把幾乎只有一個巴掌大的貓撿回家時，貓就縮在對方的外套中不肯出來。

推著李薔搭電梯下樓，橘黃的夕陽將她們裹在黃昏裡。一開始她還不怎麼會用輪椅，還怕自己一不小心害人從上面摔下去，現在已經能操作自如，也推得越來越平穩。

路上還沒什麼人，她們慢慢走到接近巷口的地方，巷子的對面是學校，右側是連鎖書店，左側就是很受學生喜愛的鍋貼店。以前公司離這裡近，她們下班後很常會來店裡吃鍋貼，吃完就在巷子裡散步聊天，偶爾時間晚了，她就順勢留宿也在附近租房子的李薔家。再後來會決定在附近買房，除了通勤距離外，這家鍋貼店也是原因之一。

店面在這些年也裝修過幾次，最近更引入自動點餐機，消化用餐時段的人潮。她點了一盒原味鍋貼，刷卡付了錢後很快就拿到餐點。

「我來拿吧！」李薔說，把雙手從腿上挪開。

「不用啦，勾在把手上就好了。」

「我想幫妳拿。」李薔望向她，「我會抱緊，妳可以相信我。」

「……我不是那個意思。」她抿抿唇，內心慶幸了一下自己剛才沒有點濃湯之類溫度高又容易傾灑的品項，她把那盒鍋貼輕輕的放在李薔腿上，李薔用兩手覆上抓緊。

「要去附近的公園繞繞嗎？」

「回家吧！鍋貼涼掉就不好吃了！」

「好。」

她把輪椅推得很慢，一路上注意路面是否有碎石或凸起需要避開，她看得出李薔努力把力氣集中在手上，連接每根手指的經絡微微浮起，手背成了最凹凸不平的表面。人潮隨著天色漸暗逐漸多了起來，再回頭就能看到鍋貼店前面已經聚集了下班下課的學生與上班族。

「我們以前真的好常吃這家鍋貼喔！好像有幾次人家快打烊還跑進去內用。」

「沒辦法嘛，以前太常加班了。」李薔一說，她也忍不住想起幾次就算只剩下一種口味，她們還是一邊點一邊問老闆還剩下多少顆，打算幫老闆把剩下的鍋貼也打包帶走。

「剛剛看店員好像也變多了，記得以前沒請到這麼多員工站櫃檯的。」

「店裡生意越來越好了吧，而且老闆年紀也大了，再像之前一樣站一整天也太累了。」

「是啊。」李蓄突然放緩語調，「大家都老了。」

叭——叭——叭——。長長的喇叭聲填補了她一時語塞的時間，她把輪椅推得更靠近路邊。

「好像到下班時間，車變多了。」

她們安靜的回到家，她又花了一點時間安頓好李蓄，餵了貓、加熱白天那晚根本沒吃幾口的粥，李蓄還算有精神的在床上看電視，鍋貼還被她握在手裡。

「吃飯吧。」她往床沿一坐。

李蓄挪開手露出那盒鍋貼，「不是說好妳要吃給我看嗎？怎麼不是妳先吃？」

「我一定會吃完，所以妳要先吃完，我再吃給妳看。」她順手把鍋貼拿走，連著袋子掛在房門把上，「妳真的得吃點東西了，嗯？」

避免對方又用吃不下來搪塞，她又補上：「不是妳說鍋貼涼掉就不好吃的嗎？妳不快點吃完我就只能吃冷鍋貼了。」

「居然用我的話來堵我？」李蓄挑眉，然後露出認命的表情張嘴，「來吧。」

她一匙一匙慢慢把粥餵給李蓄，碗裡減少的量明顯比白天多了很多，雖然最後還是沒能清空整碗，但至少也是幾乎能見底的狀態了。

生病後她偶爾覺得李蓄變得像個孩子，像是總會跟她說出不下、沒胃口等等拒絕進食，她當然不可能硬逼對方吃飯，但有幾次她差點就要直接問李蓄，整天幾乎都沒吃東西，到底有什麼好吃不下的。不過她最後都會冷靜，也都會感謝自己有冷靜。

就算李蓄真的變成小孩，她也不能成為歇斯底里的母親。

「妳也快吃飯吧，都晚了。」李蓄在她幫忙抹掉唇邊的飯粒時出聲提醒。

「好好好——。」她把鍋貼從袋子裡拿出來，順手把剛才的衛生紙丟進塑膠袋裡。

打開紙盒，裡頭還殘留著的一點熱氣冒出，她把附上的小包醬油膏均勻淋在每個鍋貼上。張口咬下，酥脆的外皮發出迸裂的聲響，飽滿的內餡肉汁被擠進口腔，她想起好久以前自己第一次被李蓄帶去吃這家店的鍋貼時，忍不住直接讚嘆起這種美味。

「還是一樣好吃吧？」李蓄在她吃下最後一個鍋貼後問。

「嗯，還是能吃得出來是老闆的手藝，味道都沒變。」她回，然後把下次一起去吃之類的話給嚥了下去。

有些話不能說出口，關於這件事她還要多練習。

「我先整理一下，等等來洗澡吧。」她說完拿起碗與紙盒就往廚房走去，

沒留下回應的時間。

洗澡是在李薔狀況出現問題後，改變最大的幾件事情之一。因為沒辦法自己站立或走路，洗澡自然也難以獨力完成。最初李薔堅持過她可以自己洗，但當時因為額頭還裹著紗布，摔倒那天的畫面一直是縈繞在她心中最大的恐懼，她以不想再看到對方摔倒為由拒絕，最後經過一番妥協，李薔同意讓她進浴室。

她當然知道李薔不是介意她進浴室本身，她們在一起後共浴的次數不算少，年輕的時候甚至會在浴室裡做愛、也互相幫對方在身上搓過泡泡洗過澡。只是對李薔來說，連這種再尋常不過的日常生活都變得需要他人協助才得以成立，或許才是最不能接受的，她只能小心繞過那些關鍵詞，塑造成是自己需要這樣做來確保安心，不是李薔需要自己「幫」她。

但另一些事就沒辦法用類似的說法充當理由，像是上廁所、像是紙尿褲。

李薔自然是強烈拒絕的，她也不想讓對方太快失去各種自理能力，而且自己大多時間也都在家，還是能扶著李薔一步步走去廁所，而且因為吃得少的關係，李薔也很偶爾才會提出要去廁所的需求。

不過她後來懷疑有一部分原因是不願意因為這種事情開口，當了很多年被下屬忌憚的上司，大概也沒什麼機會需要拜託別人。再早個十幾年她會為此跟李薔吵架，但現在的她只會努力想出那條就算遠到不行，但終究能拐著彎讓對方答應的路。

有個晚上醒來，一股她感覺熟悉卻又一時難以形容的味道竄入鼻腔，掙扎著坐起身，正想要喊醒李薔，傳過頭就直接對上那雙在黑暗中圓睜著的眼。

那晚沒有人說話，她起床開了燈後帶著李薔到浴室清理，再攙扶著人到被她們當作客房的另一間房間躺下，自己又回去拆了床單跟棉被丟進洗衣機，預約了早上的啟動時間後才繼續睡覺。

像某種默契，更像一種不能說出口的秘密，那天開始房間的衣櫃裡多了幾袋成人的夜用型紙尿褲，洗完澡後李薔會自己有些費力的穿上，她頂多藉著幫忙整理衣著的名義，順勢將其調整的適當的位置。

如果說她還有什麼能做的，或許就是幫李薔守住各種尊嚴。

回到房間時李薔已經把電視關了，正掀開被子試圖想靠自己將雙腳移至地面，她上前用一隻手從腋下撐住對方，另一隻手則扶上肩膀，像兩人三腳時被綁在一起似的往房間內的浴室走。

浴室裡有一張塑膠椅，她讓李薔坐在上面，協助對方卸下身上的衣物後，打開蓮蓬頭調整到適當水溫再遞出去，讓對方自己沖洗身體。

「有要熱一點的話再跟我——」她話還沒說完，就聽到蓮蓬頭摔在地上的響聲。

水柱瞬間衝上天花板再落下，她在被噴了一臉水後才反應過來，彎下腰去撿起蓮蓬頭。

背對著她的李薔緩緩把右手放到腿上，她用力捏了一把大腿，把幾個字從

喉嚨擠出來：「今天，我來洗吧？也好久沒幫妳洗澡了，上星期，買了之前看電視的時候，妳說，想試試看的那款新洗髮精，等一下就來用好了。」

趕緊用熱水覆住李薔的身體，順便往自己臉上胡亂淋了一陣水，但她還是能感覺到有些溫度較高的水珠混在裡面。李薔沒有回應，她也不再繼續開口，蒸騰的熱氣攀過頭頂，她用力眨了幾次眼想看清楚。

「要洗頭囉。」她說，等了幾秒判斷對方閉上眼睛後，開始用熱水將頭髮沖濕。李薔的頭髮不多，偏細軟，她把蓮蓬頭固定在牆上的架子，讓水能打在李薔的後背，她則隔著水柱開始幫李薔洗頭。基於額頭的瘀青還在，怕太用力扯動到前額的皮膚，她總會很慢的用手指由後往前推，儘量不碰到太靠近前額的部分，仔細搓揉後再沖水。

確定頭上的泡沫都沖洗乾淨後，她關掉出水，按壓了幾下沐浴乳開始給李薔洗身體。

手指從後頸開始，以前她很愛在這裡留下痕跡；深夜時喜歡從將下巴磕在微微凸起的蝴蝶骨上，連帶用整張臉貼緊與自己差不多寬的後背；手臂明明很細卻可以趁不注意時將她抱起；手指很長，她們固定每兩個星期會為對方修剪出十根擁有平滑指甲的指頭。

「如果會冷再跟我說。」再壓了一下沐浴乳，她繞到李薔身前，發現對方仍舊閉著眼睛。

搓出泡泡，她由上而下抹在鎖骨、肩膀、乳房與肚腹上，這些也都是做愛時她最喜歡碰觸的部位，她會沿著腰線到大腿，最後用手指進入陰道，她知道怎麼樣是最舒服的方式。

「對不起……」李薔開口，聲音很小，她抬起一直低著的頭，看到睜開的眼，那裡和以前一樣，如果感到愧疚變會不自覺增加眨眼的速度。

「幹嘛道歉？」她用沾滿泡沫的手捧住李薔的臉，指腹在頰上摩娑，「我今天就想幫妳洗澡，不行嗎？」

「我是說——」

「頭頂好像還有地方沒沖乾淨，不要張開嘴巴，小心髒水跑進去。」

花了比平常還多的時間在浴室，她幫李薔套上睡裙，布料蓋住了下垂的乳尖與乾瘦的身軀。她把李薔的腳分別放進紙尿褲的兩個開孔，然後拉起垂著的手放在自己的肩上，「能稍微抱緊我三秒鐘嗎？」

李薔嗯了一聲，將另一條手臂也貼上她，她在感覺那雙手用最大的力氣勾住脖子時，迅速的將人抬起把紙尿褲穿好。地板很濕，確定李薔能好好握緊牙刷後，她先讓人自己刷完牙，再把剛才褪下的衣物鋪在地上作為連接門口腳踏墊的通道，然後在床上為對方吹乾頭髮。

「我等等洗完澡再進來，晚安。」她調好冷氣溫度，將燈管切換成透著暖黃的小燈泡。

在浴室把自己剝光幾分鐘後再重新裹上，髮尾還在滴水，她拿毛巾用力擰了幾下後打開吹風機，對著鏡子用手將頭髮順過。

鏡子裡的臉還算得上平滑，一根白髮垂到眼前被她順手拔去。她試著想像自己滿頭白髮的樣子，不確定自己到時候會不會選擇染髮或簡短；也想了一下這張臉被皺紋與斑點佔據的情況，結果不管怎麼樣都沒辦法在腦袋裡模擬出來。

她以前也沒有想過李薔老了的樣子，沒有想過輪椅和紙尿褲成為生活必需品，或是有一天會因為沒有足夠的力氣連洗澡和如廁都做不到。

自己也會有做不到的一天嗎？屆時是誰要來協助她洗澡、如廁與進食？那李薔怎麼辦？她那時候還需要擔心李薔嗎？

門外響起貓碰碰的撞門聲，她狠狠用熱風吹了一把臉後把門打開：「我在裡面吹頭髮呢，怎麼每次都喜歡撞門，嗯？」

餵了一點化毛膏給貓，見她把蓋子蓋上，貓不滿的叫了幾聲，甩著尾巴回到她們後來除了陽台外，也在客廳新增給牠的小床。她用手一遍遍順過貓背上的毛，以前她幾乎可以用一隻手蓋住牠，現在反而是可以把雙手手掌都往背或肚皮上放。

跟貓說了聲晚安，關掉客廳的燈後進了房間也關掉小燈，李薔閉著眼平躺在床上，她掀開棉被的一角也躺了進去，身旁的人卻接著翻過身背對她。

「怎麼了？睡不著嗎？有哪裡不舒服嗎？」她跟著側身，雙手從腰側虛環住李薔。

「沒有，只是想跟妳說，我是真心那麼覺得。」李薔停頓了一下，「洗澡的時候。一直都……」

「我不介意啊！」她把自己的左手覆上李薔的，語氣帶有一點自己沒注意到的急促，「妳就像是我最可愛的寶寶。」

「我不想當寶寶。」李薔把手往下挪了挪，有半個手掌離開了她，「我想當妳的愛人。」

「……妳當然是啊！我不是那個意思——」

「睡覺吧，晚安。」

李薔打斷她後便不再說話，房間只剩下冷氣運作的低頻聲響。

凝視著那平穩起伏的後背，她坐起身將對方轉成平躺姿勢，然後自己也躺下，視線落向一片漆黑的天花板。

她突然覺得全身都好痛，關節與關節的接合處正在彼此擠壓，腰部從某一點開始發痠，能感覺到位置，卻沒有一種姿勢可以消除，今天一整天做的每件事都反噬回身體各處。

也已經是這樣的年紀了嗎？她無聲問自己，更像是在確認事實。她現在還能在李薔要摔跤時扶住、在坐輪椅時短暫的抱起，或是在大多時候成為支撐。她能一直這樣嗎？

這晚她睡得不好，每當提起相關話題，她們就會不太愉快地入睡。她雖已儘量避免，但各種生活中的突發狀況仍強迫她面對，強迫她去思考一些還沒到，卻已經站在前方等待的未來。

斷斷續續醒來兩次，最後她掉進一個熟悉的夢。

交往五周年的那天，她們吃完晚餐後在家對面的校園裡散步，兩排整齊高挺的椰子樹下，不斷有騎著單車的學生經過她們。冬季的尾巴還拖著些許冷意，她和往常一樣把自己的手指一一塞進李薔的手指間緊扣住，然後塞進對方的長大衣中。

李薔用另一隻手在口袋中摸索什麼，接著也把手伸進同一邊口袋，大衣的一側被三個手掌撐得鼓鼓的。她感覺李薔往她的手指上放了什麼東西，心裡大概猜出了可能性，卻還是下意識緊張起來。

「五年快樂，林明潔。」李薔對她說，把牽在一起的手從口袋拿出來，兩之手的無名指上是一對同款戒指，素雅的點綴著一顆粉色鑽。

她轉了轉兩人的手，看粉鑽隨著移動小小的閃爍著，然後轉身抱住了李薔：「謝謝。五年快樂，我愛妳。」

李薔的手環住她，用臉頰貼著臉頰，她能感覺到彼此的熱度互相交換。李薔像是要給她更多驚喜，又接著開口：「這附近很方便，離公司也很近，下班之後我們可以一起吃晚餐、在附近散步、再一起回家。」

回家。聽到這個詞，她拉開兩人的距離，面對面望向李薔。

「一起住吧。」話說得很短、很絕對，像是在邀請又是在說一個已定事實，「雖然法律上我暫時沒辦法給妳什麼保障，但除此之外的事情我都能給妳承諾。等到未來某一天有辦法了，我會再把法律上的承諾一並補還給妳。」

她大概只用了幾秒鐘消化這段話，然後狠狠的，已更用力的方式抱緊李薔，有什麼溫度偏高的東西流過，她才發覺自己的臉被風吹了一層冷。

那時她想像過未來，但一直只敢存於想像，承諾對她們太沉重，同時卻也輕得隨時都能斷開。

「之後有機會的話，我們去結婚吧。」

「就算不結婚，我們也會一直在一起的。」她說完又接著補上，「我當然想結婚！只是就算不能結婚，我也會永遠跟妳在一起。」

「我知道。」李薔貼著她的耳朵笑，「我也是。」

那句我也是在她耳中不斷放大，進入體內，她覺得那三個字彷彿有了形體，開始不斷膨脹，撐滿她的身軀，她覺得每個關節都被頂住到無法動彈。

睜開眼睛的時候，有微弱的光落在鼻尖，她眯起眼看了窗戶旁的鐘，指針呈現一個將近一百八的角度，還不到六點。

用右手摸上左手無名指的戒指，戒指還好端端的套在手指上，也套著她。

如果回到過去，她會問自己真的知道永遠是什麼嗎？知道永遠就是重複著每個近乎相同的一天嗎？

她不知道，李薔也不知道。她們在一起、同居、買房，後來甚至很幸運的成功結了婚，成為實質與否都得要給予對方保障的關係。三十多年過去，李薔依然愛她，而她也是，她仍這麼相信。

窗外傳來的鳥叫聲讓她嘗試入睡幾次未果，乾脆了爬下床，昨日的酸軟還

有一些留在骨頭裡，她盤算著今天一天什麼也不要做，但隨即想起李薔的藥已經吃完，得回醫院去拿，順帶再檢查一下身體狀況。

衣櫃門沒關緊，她把露出來的紙尿褲塑膠包裝塞回去，繞過占掉房間一角的輪椅，前陣子友人在電話中問過她有沒有考慮換電動輪椅，或是找看護來家裡照顧李薔。

妳太辛苦了。她還記得朋友最後這麼說。

但撇除她的想法，李薔是鐵定不願意讓其他人來料理生活的大小事，或許對自己嶄露脆弱就已經是李薔最大的讓步。

距離李薔醒來的時間應該還有幾小時，或許她可以久違出門去家隔壁那間早餐店，再買上一份鮭魚蛋餅跟一杯奶茶，也許可以多買一杯給李薔，只是飲料的話應該沒問題。但冰箱的吐司還有很多，或許出門並不是真的必要，又是在李薔仍熟睡的情況下，若是有什麼狀況她可能無法在第一時間得知。

繞到靠近門的另一側床，李薔不知道什麼時候又變成側睡的姿勢，兩條手臂伸出棉被外微曲著，其中一隻的手指舒展開來，戒指移動到靠近指甲邊緣。

她將那枚戒指拿起，她們手的大小差不多，當初李薔買戒指時完全不用花時間猜測她的手指粗細。

戒指保存得很好，看起來就像很多年前李薔第一次把戒指戴在兩人指上時那樣，她用大拇指與食指捏著那枚戒指放進口袋，床上的人呼吸平穩，銀白的髮貼在臉頰上。

她想像李薔是三十多歲的樣子，短髮烏黑、眼裡有自信的光、步伐穩健快速，但行走時總會與自己並肩。

她想像三十多歲的李薔醒來，會一臉訝異的問自己怎麼起得這麼早，屆時她會笑著說，因為想要兩個人一起到早餐店裡坐著吃早餐，然後到巷子對面的校園裡，散步到太陽完全升到正空時再回家，就像她們常常做的那樣。

又把戒指從口袋中拿出來，她輕扶著李薔的手腕，將戒指套回無名指上，戒指比手指大了好幾圈，看起來像是小時候會把吊飾的金屬鐵環往手指上套那樣。她想辦法讓手微微握拳，變成戒指不會掉落的樣子，摸了幾下李薔的臉後，照慣例將冷氣調高兩度，打開房間的門。

今天又是全新的一天。她打算晚點給自己烤兩片吐司與一杯咖啡，跟昨天一樣。

=====

評語

陳雪老師：

小說描述一對年老的女同志互相陪伴的日常，因為伴侶失智而造成的生

活困境，在看似平淡的伴侶日常中，回顧相伴多年的點滴，帶著深情以及對人性通透的理解，細緻處令人動容，也令人深思。